

新疆巡撫 銳應祺

政协湖北省恩施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印
湖北省恩施市民族宗教事务局

新疆巡抚饶应祺文稿

政协湖北省恩施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湖北省恩施市民族宗教事务局 编印

二〇〇七年十月

新疆巡抚饶应祺文稿

恩施文史 · 第十八辑

书号:鄂恩图内字[2007]第20号

规格:850×1168mm 1/32

印张:11

字数:250千字

印数:1 - 1000 册

印刷:湖北民族学院印刷厂

恩施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2007年10月印刷

出版说明

一、本书系根据资料收集人手抄稿整理、编辑而成。

二、原稿系繁体字文言文，由于年代久远，手稿残缺，字迹不清，虽反复校正，但仍错漏难免。

三、本书只收集到饶应祺为官中三个时段的文稿，所掌握的资料十分有限，又缺少必要的材料佐证，因此，许多事实无法考据，部分资料缺乏连贯性。

四、文中的方框□系原稿本身字句空缺所致，无法补正。

五、本书素材均为原始资料，系首次刊印，首版权为编者所有，读者引用须注明出处。

《新疆巡抚饶应祺文稿》

目 录

饶应祺传	(1)
奏折(70 件)	(5)
信函(154 件)	(110)
电文(340 件)	(239)
附录:	
恩庆堂饶氏宗支族谱(节选)	饶德铭(315)
我的回忆	饶毓荷(319)
饶门三代人	饶德铭(321)
忆外公饶应祺一家	左景伊(324)
饶应祺西北戍边	郑 正(328)
王夫人与春山学堂	姚家棟(338)
饶文案毁册救人的故事	陈靖国(339)
后记	(341)

饶应祺传

饶应祺，字子维，湖北恩施人。幼颖悟好学，试作浑天仪，旋转合度。年十二，入邑庠，益究心经世学。咸丰九年，粤寇石达开自湘、鄂犯蜀，道恩施，应祺率乡团助城守。由候选训导议叙国子监学正。同治元年，举於乡，拣选知县，援例为主事，分刑部。父卒，庐墓侧。服阕，陕甘总督左宗棠檄参军幕。以克金积堡、巴燕戎格诸处功，擢知府。光绪三年，署同州知府。时秦、晋亢旱，赤地千里，饥民汹汹，遮道不得前。应祺谕之曰：“此来赈汝饥耳！哗变者杀无赦。”乃捐俸钱为官绅倡，弛重禁，旬日得粮七十余万石，又截留他省粮运以助不继。复为招流亡，定垦章，给牛种，蠲杂税。岁稍转，教民兴水利，勤植树，设义仓，行保甲。又规复丰登书院，创修府志，文化蔚兴，士民为立生祠。

左宗棠疏荐应祺守绝一尘，才堪肆应，请以道府简补。十年，授甘州知府。陕西自军兴，兵差旁午，设里局董之，凡四十一厅州县大困。上命巡抚边宝泉赴陕查办，疏留应祺理其事。应祺量道路冲僻定收支之数，分别兵流，扫浮汰冗，岁省数十万两。是年冬，抵甘州任，赈饥劝学，设织纺局、孤嫠所，革征草之弊，复七斤一束旧章。十一年，迁兰州道。濒行，士民攀辕留行，多泣下者。旋署按察使。严抢嫠为婚之禁，擒督署差弁及乡人杨营弁置之法。手订清理庶狱章程，以诏群吏，视其功过而黜陟之。

十五年，调新疆喀什噶尔道，改镇迪道，兼按察使衔。十七年，署新疆布政使；十九年，实授。新疆兵燹后，民物凋弊，地多荒弃。伊犁故腴壤，回屯旧八千户，四不存一。应祺建议伊犁将军给新裁锡伯、索伦兵牛粮，使之屯种；给新裁察哈尔、厄鲁特兵羊马，使牧放；并招致关内灾民，按丁授地，实行寓兵於农之法。罗布淖尔者，

旧史所称星宿海也，汉为且末、尉犁、婼羌诸国地，东西广千六百余里，南北袤千里或数百里，自阳关道梗，其地遂成瓯脱。应祺建议巡抚筑蒲昌城，设英格可力善后局、卡克里克屯防局，招徕汉回客缠，通道置驿，建堡浚渠，教以耕织。又请改防军为标营，定额征粮石每年折色之法，画一钱法。

俄领事原议驻吐鲁番，后求移驻省垣，将军、巡抚难之。应祺谓：“此不必争。我所应争者，洋商税则须与华商一律，同时议定。新省毗连英、俄，陆路进口地不一，北道伊犁，南道喀什，应设关，各以本道为监督；塔城、乌什、叶尔羌应设分卡，归各道兼辖。”均如议行。南路初设领署，应祺贻书伊塔、喀什两道曰：“交邻之道，莫先于自治。我之用人行政，使彼族闻而敬服，则遇事不至以非礼相要，此为折冲御侮第一要义。饮食往还，平时贵以情谊相联。至华洋诉讼，必先得华民是非曲直实情而后与之争，庶可关其口而夺之气。一词稍伪，彼将执以相例，而全案皆虚矣。情以衡之，理以盾之，又其次也。”新疆向受协饷，每苦款绌，应祺开源节流，数年库储逾百万。

二十一年，河、湟回煽乱，蔓延甘、凉诸郡，其别股万余谋西窜。上命应祺署新疆巡抚，应祺檄提督牛允诚防安西、玉门诸处，拒寇境外。回首刘四伏果窜玉门之昌马，遇允诚军，战数不利，尽弃辎重，逾雪山西逸。应祺遣参将李金良要之红柳峡，生擒刘四伏，降其众八千，安置於罗布淖尔，设军镇抚。同时库车回谋起事，宁远回亦以争新教相仇杀，汹汹思变。应祺皆先期扑灭，故四伏无内应，卒就歼。上嘉其功，实授巡抚。

应祺以新疆僻处国西北隅，密迩强俄，士卒众而器械窳，生齿繁而司牧少，不足以固吾圉，乃购快枪万枝於德国，而设机器厂制造子弹，奏设左右翼马队为游击队。又开办于阗、塔城金矿，垦荒田，开渠井，广兴实业，凡有利於民生者，皆次第举。自是地利尽辟，兵备有资，较初建行省时迥异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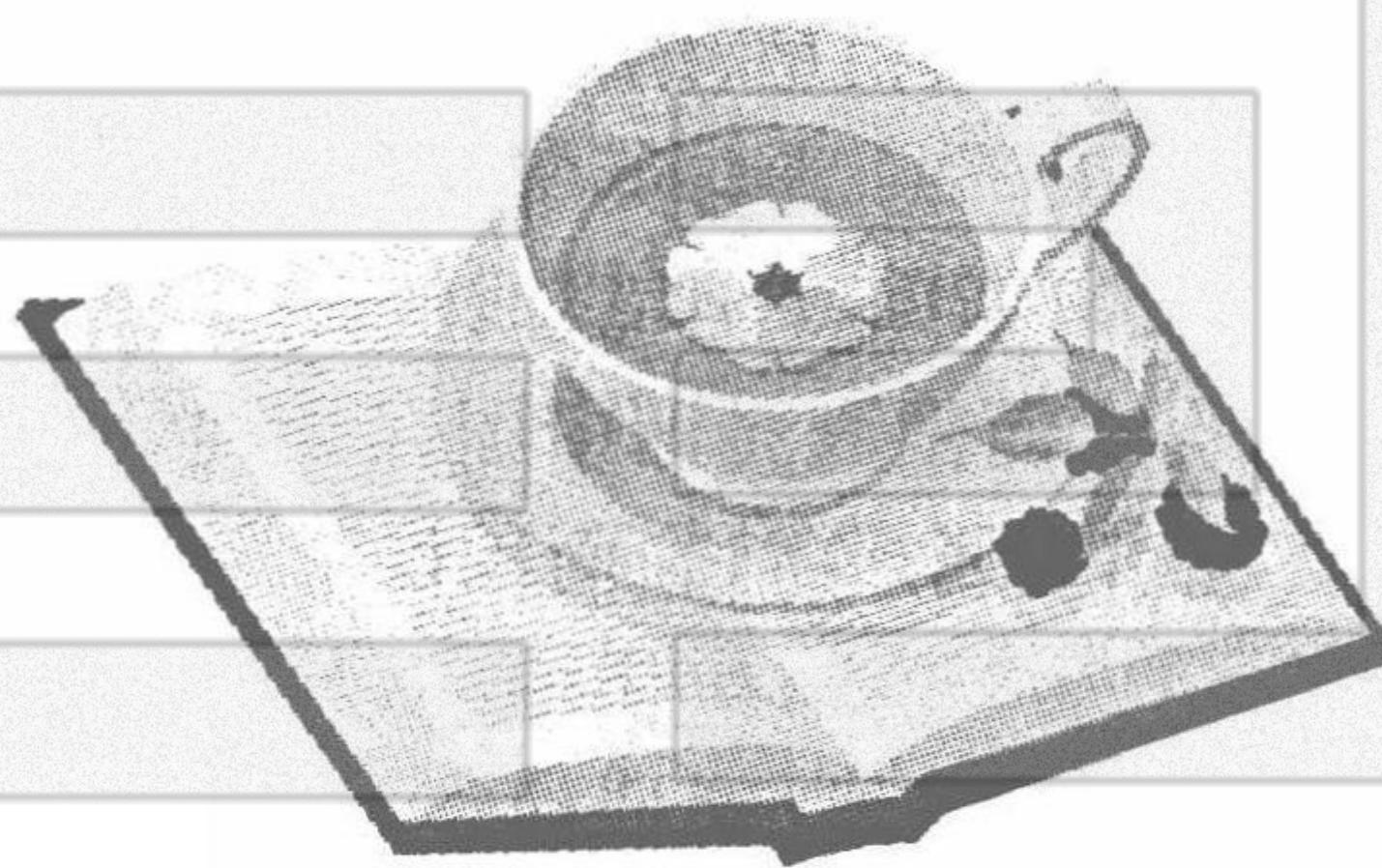
拳匪乱起，俄兵自萨马进逼边卡，应祺会总督魏光焘、伊犁将军长庚仿东南各省，与各领事结互相保护之约，俄兵乃退。议成，应祺应诏陈言，略谓：“古今中外治法务在求实。旧章非无可守，守之不以实，成法亦具文；新法非不可行，行之不以实，良法亦虚饰。心之实不实，宜於行事之实不实验之。”逾年，诏设武备学堂，编立常备、续备、巡警各军。应祺主操练用新法，器械用新式；人惟求旧，必朴实勤奋久於战阵者，方可入选。上疏极论之，并谓：“中国习洋操三十年，一败於日本，再败於联军，为务虚名而贻实祸之证。”所言皆切中时弊。

而尤龂龂於界约，不少迁就。帕米尔高原，国境也，有高宗御制平寇碑，立於苏满。英、俄交覩其地，而俄人先窃据之。应祺官布政使时，商之巡抚，以理退俄兵，遣军戍焉。俄人悔失计，日聒於总署，要我撤兵。应祺持不可，谓：“我自守门户，其理直。我退则英必至，英来则俄又必争，是息事而益多事也。”后竟如应祺言。坎人求租种莎车属喇斯库穆荒地，应祺谓：“坎本我属，宜示怀柔。其在玉河卡伦外者，可允其租垦，纳赋比於华人；其在玉河东北属边内者，宜却之，防后患。”总署与英使议界约，以坎部让与印度，而塔墩巴什帕米尔及喇斯库穆全境皆让与中国。应祺抗言：“喇本我地，不得谓之让。”而俄人转谓中国以喇地让与英人，利益宜均，以兵威相胁。应祺饬属严备边，而以议租原委及议约界限详谕之，俄人始无辞。

应祺官西疆久，辟地安民，屡请建官设治以资镇抚。二十八年，复疏言：“新疆自光绪四年改建行省，土地日辟，户口日繁，原设州县，辖境辽远，非增设府厅，不足治理。西四城喀什噶尔道：疏勒州为极边重要，请升为府；距府百八十里之排素巴特地属唐伽师城，改为伽师县；莎车地广而腴，英商麇集，请升为府；府南为泽勒普善河，增设泽普县；府西南色勒库尔为古蒲犁国，实坎巨提出入要路，又与英、俄接壤，请设蒲犁分防通判；距于阗县四百里之洛浦

庄，增设洛浦县；吗喇巴什厅为古巴尔楚地，改为巴楚州。东四城阿克苏道：温宿州为南疆要冲，请升为府；旧城巡检升为温宿县；距县四百八十里之柯尔坪，增设柯坪县丞；焉耆府南六百三十里布古尔分防巡检为古之轮台，请分设轮台县；卡克里克县丞，其地为古婼羌国，改设婼羌县；库车厅土地广沃，请改为州；州南沙尔雅增设沙雅县。北路阜康县之济木萨县丞，富庶逾於县，旧驿名孚远，升为孚远县；距吐鲁番二百四十里之辟展巡检地为古鄯善国，升为鄯善县；昌吉县所属之呼图壁巡检向收钱粮，请改为县丞。计升设府三，改直隶州二，增通判一、县九、县丞二。”又奏增设乡试中额二名，会试中额一名，暨各府学官学额，先后皆议行。是年，调安徽巡抚，行抵哈密，病卒，赐恤如例。

（录自《清史稿》卷448，列传2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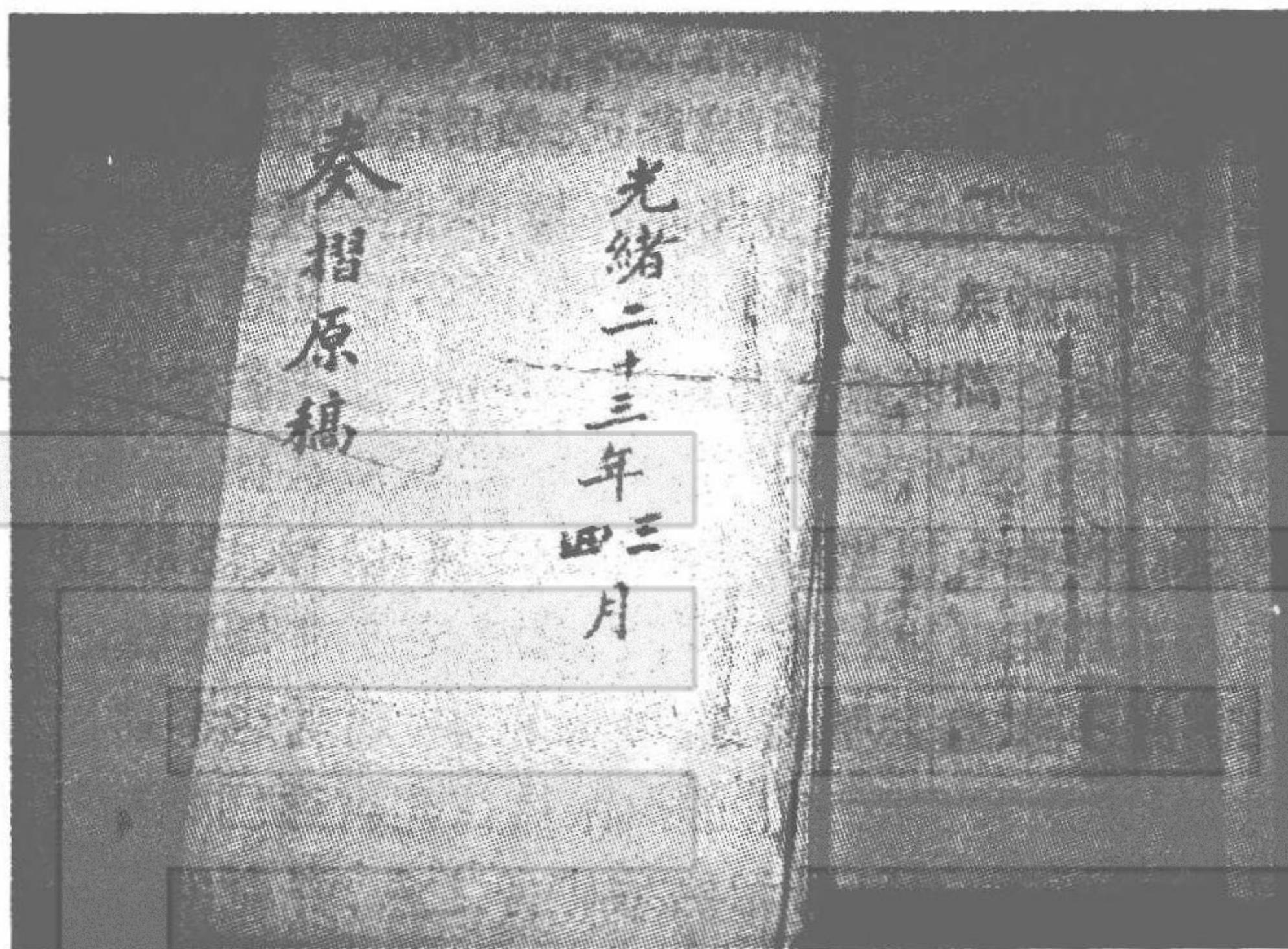
奏 折(共 70 件)

1. 新疆议购毛瑟洋枪及制造火弹银元红钱机器分别筹款立案疏

(光绪二十三年三月十八日)

窃维当今时局，以自强为本。而自强之道，尤以讲求武备谋裕度支为先。新疆孤悬塞外，器用要端，平时不先筹备，临时必致坐困，则当务宜急也。迭次承准军机大臣、总理衙门，会同各部议复前广东按察使胡燏棻、前直隶海关道盛宣怀条陈富强大计，俱以设局自制枪炮、铸印币钞，为修明军实，维持利权之策。关外财窘力微，军械饑糟，一一仰给内地，势不能集款设局，广为创办，惟所议枪炮宜归一律，银元应暂试行二端，因地制宜，自应徐图推广。查新省从前用兵日久，营规尚称整齐，特枪炮子弹新旧不齐，洋土参半。目今泰西各国，制造日精，若仍习常蹈故，不求画一，没有边警，制胜为难。督臣陶模，前在巡抚任内，与臣筹商，由司提款，咨请北洋大臣李鸿章代购各种后膛新式洋枪、隔山快炮，并蒙神机营拨解克虏伯大炮来新，由天津拣调洋掺教习，先从省标推行，提镇协标一体练习打准新法。迨后拨械解京，接济董营，调兵越境，助剿回逆，均资得力。论者皆以为购练毛瑟枪弹之功。然为数无多，分布不齐，且子弹火帽，上年悉解前敌余存后路无几，有不能为继之势。幸赖朝廷威福，军事迅告肃清，未致左右棘手，然已岌岌可危。若不再行添补，倘别有事端，束手无策矣。今幸边尘尚静，正宜兴修内政，未雨绸缪，庶几缓急足恃，此军械亟宜购办也。新疆圜法缠哈异俗，向用普鲁天罡，自改铸红钱，每银一两，易钱五百文。建省以来，设局采铜铸钱，矿艰炭远，人工又贵，加以员役薪

资，赔累太多。乃改每银一两，换钱四百文。计重四斤二两。民用虽尚流通，而公家仍需赔垫。岁铸无几，因红铜色好，奸人私毁铸物，亦难绝禁。是以市间常苦钱荒。天罡质粗，民间易于作伪。远行商贩，尤为不便使用。事穷思变，自应购运机器铸造银元，兼铸红钱，以资流转。且铸钱改用机器，少费人力，成本较轻，赔贴亦减，此圜法亟宜变通也。臣于司道筹商，正拟派员赴津沪采购。适有德商天津龙骏洋行部骑，游历来新，自愿代为购办，藩司丁振铎前署兼臬司伊塔道英□新授镇迪道兼臬司潘效苏，署城守协副将查□臣标中军参将张俊三，因与订买毛瑟八十四单响带六响洋枪一万杆，连皮带二尺长钢刀，并保险运脚，共议库平银五万三千九百五十二两，铸洋元红钱小机器一架，日出银元三万颗，议价湘平银三万四千两。其洋枪所需子弹，臣以每杆一千颗计算，采价运费较枪价倍蓰。而操放则弹有尽时，不操则技难精熟，殊非经久之策。复饬订买制造毛瑟枪弹机器全副，日出五千颗，议价湘平银一万二千五百两。电询据津海关道李岷琛电询据礼和洋行报称：部骑人甚可靠，价值亦尚相符，惟思以延请洋匠，薪费太巨，不如用华匠为省。电询北洋大臣王文韶，已承力顾大局，允许届时派匠来新备用。因饬由镇迪道与部骑书立合同，枪刀机器均包运汉口交纳，先给半价，俟本年八九月，准新疆委员在汉口点收无误，再浮余价给清。拟请先由江苏应协新饷项下分起拨给新省作收，所有枪价、运脚已于各提镇商定，俟洋枪运到时，分别发给各营旗领用操演，即于各营应领公费内陆续照数扣还。作为官物，遇有交代，列册具报，以免散失，价由各标自备，即不另行报销，其制造枪弹银元红钱机器价脚拟由岁拨军需善后项下匀节动用，不另请款。此酌商设法筹款试办情形也。将来毛瑟新枪运到，合之从前所购，共一万七千余杆，各营旗火器可归一律。如能操练精熟，亦足备边防缓急之需。机器到新，设局试造，如果办理顺畅，枪弹自铸，则可省岁由外洋购运之费，银元自铸，则可省远由外省拨解之费。红钱亦用机



现存于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黄媛 摄）

铸，则可省虚糜柴炭多雇工匠之费，逐渐扩充，有余分拨邻省。陝西抚臣魏光焘来电有三省合办之议，但期推行尽利，彼此通融，取携自便，不必事事假借于他人，亦可渐收利权。虽一时费用较多，而后来之节省不少。臣才拙识庸，不能筹及远大，惟近观时局，俯察边情，有不敢轻事纷更，而又不敢稍事因循者，不得不及时图维，以济要需，而应缓急，备物致用，或亦思患预防，因时制宜，宜力求自强之一道也。

2. 会勘科布多属宝尔吉银矿畅旺请旨弛禁试办疏与科布多参赞大臣宝昌帮办大臣连新会奏

（光緒二十三年七月二十四日）

窃臣等钦奉光緒二十二年正月三十日上谕，开办矿务，以金银矿务为最先。除黑龙江漠河早经开办新疆和阗业已往勘外，各省如能实力访查，确有金银矿地，设法兴办自较煤矿某项得款为巨，各将军都统督抚，其各振刷精神，实力奉行，毋得畏难苟安，仍蹈从

前陋习，等因钦此。臣等渥受殊恩，自应共体时艰，实力遵办，臣应祺查和阗产金之处本多，惟山险路远，粮贵运艰，工费太多，得不偿失。前抚臣陶模委员查勘，业将难办情形，据实复陈。臣应祺重加委查，拟聘洋师，购机器亦恐难期实效，已咨总理衙门酌商办法，尚无把握。北路昌吉绥来库尔喀喇、乌苏、精河、塔城，均产金处。所委员四出采勘，有携沙来省者，监视淘洗，获金甚微，不敷工本，尚需设法再筹。惟查有巴里坤界连科布多属扎哈沁之都兰哈喇，银矿最佳。自嘉庆年奉旨封禁，不准开采。咸丰时奏开旋止，每年巴里坤镇与科布多派员会哨稽查，奏明有案，现既迭奉諄谕：“凡属有矿之处，一律开采。”臣应祺正拟派员往查。适□魁福与臣连新遵旨出示招商办理，因科属无熟悉矿务之人，咨商臣应祺会同筹办。臣应祺复访闻都兰哈喇封禁日久，矿洞闭塞，重开甚难，有距科城五台沙紫盖迤东二站宝尔吉，亦扎哈沁所属矿苗最旺，且易采挖。当委候补知府奎光补用同知柳葆元，于上年冬，前赴科城稟商办理，并饬矿务委员候补知县齐从贤，带领匠工，赴山试挖。时雪深地冻掘地未深，所获矿苗，带省查炼，不惟无银，并不出铅。今年三月，齐从贤复选经炼老匠，前赴宝尔吉掘地二丈余，另获新矿数百斤，驮运回省。臣应祺亲督匠役，在署设炉试炼数次，计矿坯百斤，可镕铅二十斤有奇，每铅百斤，可提足色银十六七两，或十四五两，洵属异常佳矿。其地约三十余里，如果深掘广挖，随处皆是，有增无减，则可大开利源。但□山戈壁，一望弥漫，附近无柴炭，必驮至十一站之大树窝，始能采炭熔炼。米粮器具什物，又须由距该处十九站之奇台县，驮运用糜费多则余利少，取课仍属无几。臣应祺饬齐从贤酌贷匠工再于该厂较近有可镕矿之处设法开办，运脚省一分，则课银多一分。先行试办一月，核计每矿一驮除工食费用外，尚有余利若干，能抽十之一二，或三分之一，会同酌定收税章程，将来或归商办，或官督商办，按驮就厂收税，准蒙民汉民一律采挖，由新省委员驻厂设局，经理开矿征税修路运粮诸事，由科城派

员稽查弹压，以防私挖包庇、隐匿、漏税诸弊，总期商沾余润，大利归公，以副朝廷开矿阜财之意。第封禁日久，相应请旨驰禁，准其开采。一俟议定税课章程，再行奏咨立案，以兴地利，而裕饷源。

3. 奏请蠲缓新疆迪化疏勒等属被灾地方粮草疏

（光绪二十三年七月二十六日）

窃查迪化县疏勒州，于光绪二十二年五月内，被蝗被雹成灾，业经臣将大概情形，附片奏明，随经饬司转行该管道府，督同该州县确细复查，分别被灾轻重，妥筹赈抚。兹据新疆布政司丁振铎详称，据该管道府先后结报，迪化县属上下梧桐窝筹处，被蝗成灾，十分地二千三百四十八亩一分，应完额粮九十五石七斗三升二合，成灾八九分地九百四十三亩三分五厘，应完额粮三十九石五斗四升五勺。该县被灾贫民四十户，共赈京斗小麦八十石。疏勒州属罕爱里克等庄，被雹成灾，十分地一万二千三百五十亩九分七厘，应完额粮五百三十八石一斗六升八合三勺；草五万四千二百七十九斤一两九钱二分。该州被灾贫民一千二百七十四户，共赈京斗包谷九百七十二石。倒塌房屋六十三间，压伤缠妇一名，牛一百二十五头，马二十五匹，驴一百七十九只。酌给修理埋葬及伤损牲畜等项银三百一十七两五钱。查造清册，恳将迪化县疏勒州成灾十成地亩应完粮草，照例悉数蠲免。其迪化县成灾八九分地亩，应完额粮，拟请分作三年带征，以纾民困。赈济银粮，均请归于善后项下开报。并据声明，疏勒州被灾地内草束，与初报微有不符，系查勘时计算错误等情，详请奏咨前来，臣查迪化疏勒二属，于上年夏间被蝗被雹成灾，小民收成失望，情形最可怜悯。该州县被灾户口赈恤银粮，应请准其造报，作正开销。成灾地亩应征粮草，相应仰恳天恩，俯准分别蠲缓，以广皇仁，而示体恤。

4. 新疆各军防剿西宁窜匪迭次获胜关外萧清在事文武员弁及阵亡将士恩赏奖恤疏。

窃臣于上年先后奏报西宁回贼出窜于玉门安西。迭次堵剿获胜及首逆就擒，关外肃请各折厅，均声明在事文武及阵亡弁勇，容臣另请奖恤。光绪二十二年月初五日奉上谕著照所请办理。钦此。臣遵即恭录宣示，各将士欢呼雷动，感激同声。臣与督臣陶模往复电商，此次关外军务，督标、抚标、甘军、新军毫未稍分畛域，协力同心，一气杀贼。是以收功较速而有在关内出力，复至关外者，有专在关外并未入关者，若笼统开保，既多遗漏，尤恐重复。因酌拟玉门以东督标各军，及凡出力者，归甘肃省开保。玉门从西抚标各军，及凡出力者，归新省开保。惟议定章程，前敌各军，每百人准保武职十员，后路每百人准保武职五员，分别奏咨余只给功牌文职，统营准保四五员，各营三员，各旗二员，后路各营二员，各旗一员，如前敌有稍次生力，后路有异常出力者，酌再增减。各营务处台局均须派委有案，实在出力，始准开保。臣分饬遵办。有稍涉浮滥者驳还删减，必合于定章而后准，是以迟逾半年始定，臣维保举以劝有功也。太刻则有功者抉望无示鼓励于将来，而勇夫短气。太滥则无功者奖，无以昭赏罚之公允，而战士寒心。臣无驭兵之才，惟自矢天良。恪遵历次谕旨，严杜冒滥。凡未在事出力者，无论如何请托，皆深闭固拒，未敢



现存于恩施自治州图书馆。

(崔在辉 摄)

妄列一人。其实在出力者，则有未敢隐没者。刘四伙率匪党七八万人，由水峡出窜，先至玉门者二万余人，昌马之战，牛允诚以百余人胜二千余骑。扁博沟流沙坡之战，牛允诚、罗平安等以数百人胜万余贼。先后阵斩者约三千有奇，收抚者计六千有奇。故贼之后至，不敢出山，冻饿死数万。该将士一以当百，奋不顾身，入死出生，战功卓著。除督标副中营由甘开保外，则定边中左旗，抚标中营左旗，练军左营不能不从优请奖也。戈壁千里，臣料贼必掠粮而后能行，故凡产粮之区，皆先派兵设备，刘四伙既不得志于玉门，乃窜安西之他西铺，而不知宋贤声、范如松已率两步营先两时驰到，拒击。败回又分大股掠瓜州之粮，而不知道员潘效苏所派金兰徐春先马队适至，一败之于七二，再败之于九二。复窜敦煌之南湖，又不知陶君相杨光祁马队忽至，截击大败，并将驼粮之骡马上袋夺回。乃由西海窜安南霸掠蒙民之粮，而不知牛允诚各军随又至，连败之于野穴泉一碗泉，而贼之辎重尽弃矣。该将士驱戈壁，冒暑穷追，辛苦备尝，克敌致果。除督标肃州镇标马队由甘开保外，则定边左旗、哈密协营、中军步队、右旗马队、抚标练军前营、敦煌屯勇，不能不择优奖也。刘四伙势迫计穷，乃西窜罗布淖尔，欲效白彦虎故智，由大契曼绕道投俄。而营务处曾松明、江遇璞已商饬邓高魁、刘清和、袁世和、施再口等，分扼各要隘。李金良、蓝德清、朱义胜带队出红柳峡，至和儿罕拦头，一战而刘四伙等首要各犯悉数就擒。该将士远役穷荒，守险蹈危，擒斩要首，不留余孽，则抚标中营前旗，阿克苏镇右旗，抚标营务处炮队，练军左旗、前旗并卡克里克屯营，不得不分别优奖也。新疆地方寥廓，一过玉门，头头是道，若处处设防，则兵力不敷分布；若一处不防，则恐乘虚窜入。提臣张俊、阿克苏总兵张宗本所派出防之军，前巴里坤镇总兵张怀玉所统之新胜各军，均士强马壮，屡请直赴前敌，臣以前茅□□□□□□□□□□□□□□□□□□无尤必中权，后劲始策万全，哈密、库尔勒、阿克苏、马喇巴什，皆腹地要隘，宜悉加扼防，

均止不许轻动。而各将士秣马厉兵，日备征战，贼知各处有备，不敢内犯，后路得保无虞。则新胜各营旗提标、驻玛阿标、驻库驻罗各营旗，亦不得不酌量请奖也。至于帷幄运筹，功不让于战胜□军转饷，赏不后于斩搴，则营务、粮台、转运各员，不能不酌加鼓励也。枪炮雷轰，攻守专资利器，枢机电制指麾，如在军中，则军装、火药、电报，不得不量为奖叙也。余如保甲团练，省东西保不胜保，而擒获要犯者，各该员未便尽遗，转迟军报关内外，劳何足劳，而改走草地科布多亦须酌奖。总之，功有大小，则奖有厚薄，必以在事出力为断，决不敢市恩避怨，以朝廷赏功之典，为京友贡情之资，如边防各军，虽极出力，然未调赴东防，均不开列。臣弟子侄，从事塞外者，未敢混入各营混保一人也。其筹备省防，安插抚回，搜捕零匪详细情形，另片陈明，仍汇为一单，凡文武员弁，分别战功，及最为出力，稍次出力，虽未能一一具考，而于各营旗，各台局，劳绩均据实注明，计清军门五十营旗，二十台局，除弁勇四百十六名，咨部请奖外，通共保武职二百口十口员，内咨保一百口十口名，文职口百口十口名，均已再三考核，毫无冒滥，理合开具清单，伏乞鸿慈逾格垂念边军辛苦殊常，俯乞分别给奖，各营旗共报阵亡将士八十九员，该员等沙场血战，临阵捐躯，实堪怜悯。另具清单，仰恳天恩饬部从优议恤，俾励戎行，而慰忠荩。

5. 封疆大吏力顾大局共筹防剿恩恩奖励疏

窃臣奉光绪二十二年十月初六日上谕：饶应祺剿办关外逸匪，不致蔓延，着补授新疆巡抚。用示论功行赏之意，等因，钦此。仰见圣朝微劳不录，感愧实深。惟关外逸匪不致蔓延者，非微臣之力，实文武大吏之功，请为皇上缕覩陈之：方河湟回变之时，臣与升任抚臣陶模面商，甘肃安西通西域一线，必派兵扼守嘉峪关内外，东路始保无虞。提臣张俊复建保甘，即以保新之议，请由提标抽队入关，陶模遂奏派总兵赵有正，统带新军马步四营旗进扎甘州。提